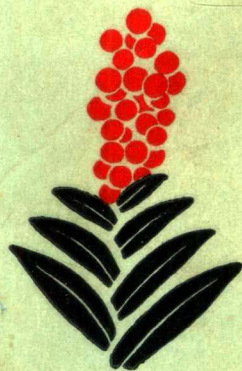


浙江解放十年散記

湖山春色



东海文艺出版社

湖山春色

——浙江解放十年散記

东海文艺出版社

1959年·杭州

湖 山 春 色

——浙江解放十年散記

※

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6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02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※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 1/16 字数108,000

1959年9月第 一 版

195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500

统一书号：10125·290

定 价：(5)三角四分

出版者的話

建国十周年——这是一座光輝的里程碑。解放十年来，我們浙江省和全国各地一样，在党的正确領導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飞跃发展，人民新的道德品質迅速成長，整个社会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。各条战綫，各个方面，充滿着激动人心的事迹，到处是可歌可頌的英雄人物：

当我们回顧这光輝燦爛的十年的时候，不由得要引吭高歌，提笔疾書。这本书收集的十七篇作品，有的歌頌了本省各方面的惊天动地的变化，有的描繪了英雄人物的成長。当然，比之十年的偉大成就和无数英雄人物所創造的光輝業績，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只能算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珠，是非常不够的。但是，这些作品大多讀来比較真实、动人，能引起我們亲切的回忆，激起我們感情的波瀾，从而鼓舞我們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揚地繼續前进。这本书赶在国庆以前出版，也有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用意；当然，这件礼物是很菲薄的。

1959年9月

目 录

西子湖上的第一个春天·····	少將 吳詠湘(1)
月下擒敌·····	陈劍青(12)
东海紅霞·····	嚴 逸(21)
头門山海战·····	王維福講 楊玉璞記(28)
强攻北一江山·····	中校 戚庆連(41)
活捉“牛魔王”·····	馬傳來講(54)
新安江交响曲·····	福 庚(58)
麻紡厂的第十个春天·····	董葆蘿(68)
跃进中的鍋爐厂·····	樓斗山 胡云菊(78)
十年西湖十年春·····	陸 加(84)
紹兴三条街·····	王 亮(97)
小营巷在前进中·····	杭州市小营巷居民区主任 楊培山講 朔 風記(106)
英雄大战杭甬路·····	上校 趙明才(115)
紅色領港員·····	侯百朋(123)
一个女工的命运·····	樓斗山(139)
第二次生命·····	張云嘯(147)
五尺藍布·····	宁 靜(156)

西子湖上的第一个春天

少將 吳詠湘

偉大的渡江战役，給江南人民帶來了真正的春天。在这难忘的日子里，我們21軍胜利地完成了渡江突击，执行着“迅速迂迴敌人側后，切断敌人退路，配合东路渡江大軍，全歼京、滬、杭守敌”的偉大任务！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，我們便与兄弟部队23軍齐头并进，攻取杭州。听说要去解放杭州，部队情緒高騰万丈，一路上歌声笑声不絕。杭州西湖聞名中外，这是我們队伍中不少同志都知道的，但今天，我們不是慕名西湖风景而去，而是要在浙贛綫上截断敌人退路，摧毁蔣介石反动統治的中心，解放京、滬、杭地区。这是解放江南有决定意义的一仗。

我們日夜兼程百里，向前进軍，大家只有一个想法：“插到杭州，截住敌人，打个漂亮仗！”当然，對我們指揮員來說，我們更耽心的是：前方的敌人正在潰逃，怎样神速地赶到杭州，使潰逃的敌人来不及破坏这座美丽的城市，保住东南交通孔道——錢江大桥，保护住人民的生命財產。

錢塘江畔的战斗

“解放軍来了！”这个消息象一陣春风，喚醒了沉寂的

乡村、城镇。逃避匪军躲到山里去的群众，纷纷回到了自己家里，他们连被洗劫了的房子也顾不得收拾，就买了鞭炮，烧了茶水，聚集到我军经过的路上。顿时，空荡荡的大路上热闹了起来，大雨来时，人们也不散去。我们经过一座叫地灵庵的寺庙，一个和尚也已烧了一天一夜的茶。他对我们说：

“没有什么跟你们解放军结缘，烧点茶水和你们结结缘！”在路上，有个同志晕倒了，几个老婆婆围过来给他用冷水擦身，还泡起炒米来喂他。宿营时，群众帮我们烤干被雨淋湿的衣服，等战士睡熟后，偷偷地把自己的被子盖在他们复着稻草的身上。离开时，多少妇女、老人洒着惜别的眼泪；江南人民热爱我军的行为，给了战士们极大的鼓舞。他们深深感动地说：“山东老大娘过江到江南来了！”有的说：“这些老百姓当个农会干部，刮刮叫的！”

行军日子越久，人民给我们的教育越大。在抵近杭州市郊的那天，我们一天奔走了一百三十多里，到达宿营地时已是深夜，可是指战员们都不想休息，许多同志追着领导问：

“杭州敌人今晚会不会跑？”“为什么不今天就赶到杭州，掐住钱江大桥？”大家自动地擦拭武器，再一次具体讨论着即将到来的解放杭州的战斗：怎样做到战斗中不损伤群众，不破坏建设，打一个军政全胜的漂亮仗！

战士们站到村外高处，对着漆黑的四周搜寻着，当他们发现夜空里泛着一片朦胧白光的地方，就大叫起来：“那不是杭州？”在黑地里，有人津津有味地谈着西湖的美丽，使周围的人羡慕不已；当有人提到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这句古话，还惹起一场争论：“什么天堂？那是地主资本家

的……”

为了迎接渡江后的第一仗，解放祖国的花园城市杭州，这一晚上，大家都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。

在宿营地时，情报最后证实：敌军主力已越过钱塘江向南逃窜了，杭州城内只有伪浙江省保安团、宪兵营等留守部队。在各师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，滕军长确定61师沿杭徽公路直插市区，占领火车站和伪省政府；62师沿杭富公路抢占钱江大桥。会议结束时，滕军长和我再三叮嘱62师周纯麟师长说：“必须出敌不意、神速地抢占大桥，制止敌人对大桥的破坏！”周师长连连答应，似乎说：“我明白，这是铁的任务！”

5月3日，沁入胸怀的春天的晨风，悄悄地吹散了黎明前的一块乌云，蓝天上闪烁着稀疏的晨星。农民们还没起床，战士们就悄悄地拜别了，可是部队出发前的集合场上，早已挤满了群众。62师前卫部队沿着柳荫小路，向杭州前进。他们穿过吐露新芽的茶丛，披着彩色头巾的采茶姑娘用微笑接待他们；他们潜行在古树参天的云栖道上，去年被蒋帮欺騙刚刚搬来的山东齐鲁大学的同学热情地为他们送茶。一路上，风景如画，但谁也顾不得欣赏。经过四十里路的急行军，部队攀登峻峭的五云山峯，象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钱江桥畔。为了保障退路控制着钱江大桥制高点的虎跑山上的敌人，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来得如此神速，因为当天杭州伪东南日报上的头条消息，标题明明写着：“杭州外围情况无变化，武康共军尚无南进动向！”其实，余杭伪县长投降、伪县保安副司令亲自出城数十里恭迎我军的事，他们怎

会知道呢！为了迅速抢占大桥，62师发现敌人后立即命令前卫 184 团 3 营从五云山下强攻虎跑山，1 营与 185 团顺江边杭富公路直取钱江大桥，攻下玉皇山。敌人被这突然到来的攻击吓慌了，虎跑山上守敌指挥官伪浙保一个副营长，一边下令部队疯狂射击，企图阻碍我军掐住他们的大桥退路；一边了望后方有无撤退信号，策划着自己怎样脱身。我军炮火准确的打在虎跑山顶敌人的工事上，敌人阵地燃起了一片大火。战士们在准确的炮火掩护下，几乎一个顶着一个地攀登着陡峭的虎跑山峰，英勇地向敌人冲击。

五月的江南，天气虽然算不得很热，但是晒了一晌午的山上石头就象火团一样，经过连续十三天千里长途负重奔袭的战士，在烈日下早已累得汗流浹背，但还是敏捷地向上攀登。水，一点也没有；喉咙里干得象着了火一样地难受。但是，机枪在头上响着，大桥上敌人正在没命奔逃，谁都知道，必须忍过这难熬的时刻才能换取更大的胜利。热、饿、累，随着山的高度，一步一步地消耗着指战员们的精力，不断有人昏倒下来，一路倒下来三十多人，但是部队在七连指导员的带领下，最后终于冲上了山峰。守敌四处逃散了，跑得慢的做了俘虏，当场活捉了一名姓鲍的营副。

与此同时，沿公路直取大桥的 185 团也夺下了桥头堡。几十辆满载着敌人和物资的大小汽车，开足了马力，一辆紧跟着一辆冲向大桥，企图夺路南逃。奔在队伍最前边的侦察排长抢先跳上公路，打算拦住敌人迫使他们投降，没想到万恶的敌人扣动了架在车顶上的机枪，为了解放杭州，侦察排长英勇地流尽了自己的血；敌人汽车仍旧不顾一切的冲向大

桥，班长王培台急了，从桥头工事里扫出一梭子冲锋枪弹，直打在迎面开来的一辆卡车的驾驶台上；汽车象一只无头苍蝇撞在桥栏上了，接着车厢里响起了两声爆炸，两个排的敌人乖乖地举手投降了。

这时，预谋炸毁钱江大桥的敌军工兵部队一个排，突然看到解放军占了大桥北头，想彻底破坏已来不及，加上杭市地下党早在其间进行了工作，以及铁路工人以前对他们的影响，他们只慌乱地炸了一小段铁路桥面，公路桥狭窄的木板路面也炸去了一段。这样一来，却把从大桥上逃跑的汽车挡住了。为首一辆敌军工程兵的推土汽车开到这里，一个慌张冲断了木桥栏杆，险些儿翻下江去。跟在它屁股后边的四、五辆汽车一个个急刹下来，车上的敌人连电门也顾不得关，就在南岸敌人的机枪掩护下逃过桥去。

我桥北部队一见敌人停下汽车，从车上下来了人，以为是破坏大桥的，一个个急坏了，立即调集机枪对准汽车射击。大炮也调来了，炮手们急得左右为难：打吧，又怕炮弹毁坏了桥；不打吧，又怕敌人破坏。最后他们挑选了几个神炮手来打威胁炮，让炮弹不偏不倚地落在大桥的两侧。

部队完全控制了大桥之后，一路收拾残敌，接着攻下了玉皇山。大队在秩序井然、群情激奋的市民夹道欢迎中，经南星桥进入了市区。

此刻，另一路向杭州攻击前进的61师部队，已从西湖以西的山区经湖滨进入市区。当他们经过浙江大学校门时，同学们等不及打开护校时封闭的大门，一个个翻越墙头来迎接自己的队伍。同学们热情地抓住战士们的手，高唱着前几天

偷偷学会的“人民的队伍来了”、“跟着共产党走”等歌曲，跟随着部队前进。部队在市民們夾道欢迎的欢笑声中經過庆春街、菜市桥、到了醋坊巷，这时，突然喊声四起；原来一股潰逃的国民党匪軍被市民們发觉了，一个个憤怒地喊叫，揮舞着臂膊恨不得扑上去砸死这些家伙。战士們眼尖手快，一冲而上。市民們看見自己的队伍来了，都跟在战士后边捉俘虏。一个叫周正和的絲織工人，拿着一块大磚头追打着一个匪兵，并命令匪兵說：“解放軍来了，你們該赶快投降，不然老百姓一人一块磚头活活砸死你們！”刹時間，軍民一起下手，繳掉了二百多名匪兵的械，一个叫蕭鑄九的中校团副也當場被活捉。市民們一边热烈鼓掌，一边欢呼着“解放軍万岁！”繼續跟隨部队前进。部队在市民們的协助下，迅速占领了伪省政府和火車站。随即对伪政府机关、銀行、仓库、发电厂、自来水厂、博物館等公共設施和文物古迹，进行了看管和保护。这时，我們才发觉一切都完好无损的保存下来了，甚至连武器彈藥仓库都原封未动。由于我軍进攻的神速，敌人措手不及，連破坏的时间也沒有。更可笑的是，在我軍完全解放杭州之后，敌人还从上海送来了一列車武器、彈藥，打算补給留守的匪軍；当然，这些都成了我們繼續南进打击敌人的补給了。

西湖人民的欢笑

当我和滕軍長赶到杭州时，已是下午四点鐘了。工人、学生和市民們正拥挤在街头，連樓窗上都站滿了人。他們鼓着掌，圍着我們的战士唱歌，一杯杯凉茶送到战士們手里，

一盆盆洗臉水端到戰士們身旁。浙大同學看着隊伍行列中飄動的各色獎旗，要求戰士們講淮海戰役和渡江的戰鬥故事；杭州藝專的同學為了慰問戰士們，特地表演了農作舞；還有兩輛公共汽車為戰士們送來了午餐。戰士們豪邁地唱着“解放軍進行曲”、“打得好”等歌曲，一次又一次地向群眾答謝。整個杭州在歡騰！勝利的歡樂激動着每個戰士的心，也激動着杭州市工人、學生和市民們的心。這些情景看在我的眼里，不禁使我想起這麼一個問題：在古今中外的征戰中，有過這樣的情景嗎？城市完整地保留下來；人民生命財產不遭受損失；戰士們不僅打擊敵人而且保護着建設；人民不僅不四散離去而且和部隊一起消滅敵人、共享勝利的歡樂……。這一切一切，都強烈地標示着：這是人民的戰爭，人民的時代！

我因惦念着錢江大橋修復情況，入城後沒有停下來，就和警衛員乘了一輛汽車直向錢塘江邊馳去。汽車開上了公路橋頂，走了一段路，在橋的中段停了下來。前邊有四、五輛敵人的汽車堵死在狹窄的木橋上。我下車向前走去，只見敵人汽車上滿載着各色大小皮箱、行李卷和應用家具，這些東西仍然象剛裝車時一般擺得整齊。車旁有一位衣服破舊、鞋子露着腳趾的戰士，遠遠地持槍護衛着。我心里一陣激動，真想過去緊緊地拉一拉這位戰士的手。我們偉大的黨教育出多少這樣可敬的戰士啊！

走到了汽車行列的前頭，破壞的路面已經修好，守橋的戰士和幾個鐵路工人正把炸爛的木頭扔到一邊。我向工人們問好，激動地握着他們的手。鐵路工人興奮地說：“這座大

桥总算保存下来了！”他們熱情地向我介紹了敵人的炸橋陰謀：原來，敵人為了阻止我們大軍繼續向南追擊，計劃在我軍到來之前徹底破壞大橋，特派了一個工兵排，在大橋南端的橋墩上安裝了一千六百公斤炸藥，專門待命破壞。為了保全大橋，給大軍南下鋪平道路，我們的地下黨和鐵路工人對這一排匪兵作了許多工作，當我軍突然出現在大橋之上，匪兵們只顧倉惶逃命，才沒有掀動爆炸的電紐。

我檢查了大橋南端的警戒，吩咐工兵們負責迅速撤去橋墩上的炸藥，便從大橋上踱了回來。我仔細地看着這座我國工程師自己設計的大橋，它雄偉地橫跨在錢塘江上，象只巨人的鐵臂挽住了大江兩岸，汽車、火車、輪船從它的腳下、頂上，可以暢行無阻。這個我國人民智慧的結晶，曾因它的建成打破了对洋人的迷信，激勵過我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；然而，這座大橋也是無數工人用自己寶貴的生命換來的，據說當年造橋，江邊上每天都有許多張蘆席復蓋着屍體。今天，它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來了，可是它的雄偉的軀干上又添染了戰士的鮮血。

我步下大橋，乘車返回軍指揮所去，一路上西湖景色分外動人。太陽已落到鉄黑色的北高峯下邊去了，落日的余暉透過山頭上的雲彩迸射出來，把西湖上空染得半邊緋紅；湖上景物頓時抹上了一層絢爛的紅霞，到處閃着金光，這一切反映在空闊清徹的湖面上，更加五彩繽紛。車從清幽的蘇堤上馳過，夾岸的垂柳抖動着新抽的枝條，在晚風中上下飄舞；三潭印月在碧波中跳躍，湖心亭、阮公墩、紀念塔，好象剛從水底鑽出來一樣，自在地沐浴在晚霞光彩里，更顯得清新、

嫵媚。白堤、斷橋，都已被對岸的寶石山罩在暗影中了，只有那挺秀的保俶塔遠遠地貼在粉紫里帶着銀紅的天帶前，塔尖頂着遼闊無邊的暗藍色天空，象個忠實的哨兵站在守衛的崗位上。我貪婪地飽嘗着這動人的美景，車已過淨慈寺，這州，使我愕然的卻是另一番景象：頹廢殘壁，鴉雀啼叫，使人自然聯想起無人問津的深山古廟；玉皇山前、南山路上。沿湖是一片荒地墳塚；柳浪聞鶯，碑碣殘破，臭氣沖天，景象更是淒涼。我不禁把蔣介石和“敗家子”這個詞聯繫了起來，大好河山在他們手里真是糟塌够了。但是，從今天起，一切都要變了，西湖，會象一個妙齡的少女被祖國人民裝扮得更加美麗的。

車到湖濱，已經是萬家燈火，路上人聲沸騰，仍然余歡未盡。車窗外，市民們端出盆盆碗碗的菜蔬到路邊上來，送給正在吃着白飯的戰士，戰士們推讓着，又把盆盆碗碗送進門去。一些睡在屋簷下馬路上的戰士被市民們推拉着，硬要他們住到屋里去；有的市民不能請進睡在路邊的戰士，只得拿出自己的被褥蓋在他們身上……軍民友愛的新關係，這時出現在杭州街頭，就更使我激動：“杭州市人民站起來了！”

只在幾小時前，杭州市人民還在國民黨匪幫的欺壓、詭詐之下，過着驚悸、惶恐的生活。物價一天數漲，軍警、特務隨地捕人，公開詭詐騙取錢財，甚至槍殺無辜生命。最近匪幫忙于撤退，杭州更是暗無天日。滿街軍車橫沖直撞，軋得行人血流滿地，吓得市民們聞車如聞虎；征車拉伕連小學生也不能倖免，拉得杭州市看不見一輛三輪車。有的車子被

征用了，車工們拉了一天却得不到分文，害得全家餓肚子。三輪車工人只得幹在家里挨餓，不敢出去踏車。實在飢餓難耐時，就兩個人合踏一輛車，一見軍警來了，一個人就坐上去裝乘客，就這樣偷偷地掙口飯吃。由于拉伕，吓得市民不敢出門謀生，許多人被逼到飢餓的邊緣，而且給群眾生活帶來了許多意外的麻煩。例如倒糞便的工人被拉走了，迫得市民們只得把糞便傾向街頭，弄得一座杭州城臭氣沖天。至于匪幫軍警乘亂打劫，买东西不給錢，公開搶掠，那更是司空見慣的了。當然，这时的杭州絕不是什麼人間天堂。西子湖也正經歷着它歷史上的一段悲慘歲月：遊客絕迹了，湖面空曠得好像被洗劫過似的，畫舫因為怕征，逃得一空；西湖碼頭成了匪軍的“軍服洗滌處”；盛開桃花的白堤上，只有匪軍大搖大擺地在散步。住在孤山腳下的杭州藝專同學們，一個個全都無心描繪西湖春景，為了安全，干脆封閉了大門。可是，這也擋不住禍從天降：一個坐在樓窗口的同學被突然飛來的一顆子彈打得重傷，據說是匪軍打鳥玩的……。这时的西湖已不成其為人間福地了，西湖上沒有春天。

但是，這一切如今都消逝了，而且將被永遠地埋葬。杭州來了人民自己的隊伍，他們在戰場上流血犧牲，英勇奮戰；在解放城市中，為了不打攪群眾，不宿民房，宁愿睡在冰冷的馬路上；為了市場的穩定，他們不買菜蔬，宁愿用鹽水拌飯；他們宁愿穿着走破了的鞋子繼續戰鬥行軍，追擊南逃的敵人，而不向城市購買一雙鞋子；他們宁愿再讓大雨澆身，忍受着寒冷，而不向商店買一把西湖名傘。他們真心誠意地愛着城市，愛着人民，為了人民幸福的明天，他們宁愿

牺牲自己的一切。这怎能不使饱受过灾难的人民对他们发出衷心的热爱呢！

我的思想飞得很远很远，汽车却把我带进了伪省政府，这里已成了我们临时的军指挥所了。通讯员见我来了，端了一盆自来水放在电灯下，赞叹地对我说：“首长，洗脸。这自来水真清啊！”嘴快的警卫员一下就接过去说：“都是我们一天百十里行军来得快，敌人才没有来得及破坏！”我慢慢地擰起一把手巾，笑着说：“小鬼，就记得你行军打仗，你可晓得我们城里的地下党同志和工人们作了多少斗争啊！”

夜里，我睡在伪省府的办公桌上，心里激动得象翻江倒海一般。我长久地看着这伪省府的办公厅，和那窗外灯光闪亮、夜雾漫漫的城市，想起十天前蒋介石从溪口来杭州召集李宗仁、何应钦、汤恩伯开紧急会议的事，他们宣称要和共产党坚决作战到底，而如今他们又犹如丧家之犬，不知夹着尾巴逃到哪里去了呢！

夜深了，窗外是这样宁静，市民们在极度兴奋之后已经沉入了甜蜜的梦乡，整个城市都入睡了。只有我们值班室的军用电话铃还不时地响着，通讯员们悄悄地来往送着信件，哨兵们轻轻地换着岗哨。

微风送进屋来一阵阵花香，春天真正来到了西子湖！

月下擒敌

陈 劍 青

1949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从余姚西边遙远的地方，断断续续地传来“轟隆！轟隆！”的声音。这声音是那么亲切、动听，它揭开了世代笼罩在人們臉上的阴霾，个个欢喜若狂，人人奔走相告。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杭州，在杭甬綫上向东挺进的炮声。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福音啊！

在炮声中，国民党老爷兵們，蜂拥似地往东逃窜。余姚城外姚江以南的竹山桥、横涇桥和俞家桥等主要桥梁，早被“三五支队”（注）拆掉了，截断了經陆埠鎮往宁波市的去路。殘兵敗將們只好沿姚江潰逃，一路上强拉民伕和民船，搶劫老百姓的粮食和財物……

第二天晚上，一向活动在余姚城东、姚江一帶的四明山游击队員赵武龙，独个兒走在通向余姚城的路上。皎洁的月光照着他那饱經风霜、粗大而黝黑的面龐。这些天来，他以兴奋的心情，来往在姚江边的郁家灣、下陈渡等村庄，和当地民兵一道，随时随地監視着敌人。他想起被敌人活埋的爸爸和許多流血牺牲的同志，又听听西边隆隆的炮声，仇恨、

注：“三五支队”，是新四軍三、四、五支队的簡稱。